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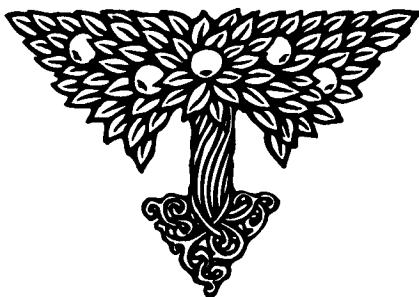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世界名著珍藏 安娜·卡列尼娜



明天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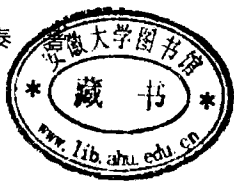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少 年 阅 读
精 华

安娜·卡列尼娜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草 婴 译

朱丽春 缩改



明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俄)托尔斯泰著;草婴译;朱丽春缩
改. —2版. —济南:明天出版社, 2001.7
(世界文学名著少年阅读精华)
ISBN 7-5332-2483-3

I. 安... II. ①托...②草...③朱... III. 长篇
小说—俄罗斯—近代—缩改本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491 号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安娜·卡列尼娜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 婴 译

朱丽春 缩改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8 插页 147 千字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ISBN7-5332-2483-3

I·506 定价 12.50 元

135065

主编话语



把世界名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变成一个短些的故事，也是一门艺术。让年龄还小、每天要忙着去上课的你，在有限的空闲里先读读这短些的故事，接触人类最伟大的文学，真是件很好很美丽的事情，很有意义和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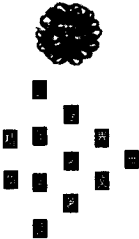
故事都是照样精彩的，也完全可以领略到文豪们原本的文笔和才华。我们在做着这一件缩短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刻都心怀虔诚、不敢大意，每一句写下时都认真真实现着最好的感觉。

一些年之后，你要长大。你会去读故事的原著的。在那个长的字数里和厚度中，能领略的当然更多更完整。但是你心里总明白，最初的迷恋和吸引是那个短而清晰的故事。它是一座引导了你的桥。

现在，你正是在这座桥上走。桥的对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原野与风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在看你朝他们走去。他们对人类走向他们心怀期待。一代一代。



关于这本书



《安娜·卡列尼娜》是人类艺术的瑰宝，有无穷的诗意和崇高的审美价值。她的结构是恢宏的建筑造型：隐蔽在机巧中的拱型桥梁——奥勃朗斯基与谢尔巴茨基一家，把安娜生活的一条线与列文生活的一条线联系起来，恰似双体连头的“凯旋门”。

安娜这一形象是闪着异彩的。她的不幸在于她不甘于被庸俗生活所窒息。在充满污泥浊水的上流社会中，她以众人不齿的形式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独树一帜地追求真诚、善良和美好。但是同她为敌的强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她自身，她无法与之抗衡。

列文的形象质朴而又厚实，他的生活和思考很多是托尔斯泰本身的经验。他应付着实际生活，却思考着灵魂和出路，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都会引起他对人生真谛的探究。虽然未必找得到答案，但他是真诚的探索者。

朱丽春

世界文学名著 少年阅读精华

主 编 梅子涵

总 策 划 刘海栖

责任编辑 冯 晨

美术编辑 曹 斐

封面设计 牛 钧

版式设计 曹 斐 牛 钧

内文插图 李 春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39
第三部	73
第四部	97
第五部	122
第六部	173
第七部	212
第八部	249



1

列夫·托尔斯泰的故事 261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小名斯基华）在早晨八点钟从书房的皮沙发上醒来。开始还回想着刚才在梦中有趣的情景，可当发现自己并没有睡在妻子的卧室里时，才又想起那天争吵的细节，想着妻子陶丽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信责问他时的神色，想起自己回答问题时的那副蠢相，绝望地问自己：“有什么办法呢？”

奥勃朗斯基对自己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装作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他今年三十四岁，是个多情的美男子；他的妻子比他小一岁，却已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现在他不再爱她了，这对他并



不后悔，他后悔的是没有把那件事瞒过妻子。

正当他准备按通常解决最复杂、最棘手问题时惯用的方法：“过一天算一天，抛弃烦恼忘记愁”来解决面临的情况时，贴身老仆拿来了一份电报。他拆开电报一看，顿时容光焕发，高兴地对老仆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明天就要到了。”并要他去报告女主人。

奥勃朗斯基穿好衣服，身上洒了香水。尽管他的家庭生活遭到了不幸，但仍然将自己收拾得清洁芳香，精神抖擞。凡是认识奥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他有一种招人喜爱的生理上的力量。他凭着一点小聪明，在莫斯科的官厅里担任着一个体面而俸禄优厚的官职，这个位置是通过他的妹夫阿历克塞·阿历山德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部里身居要职，奥勃朗斯基的官厅属于他那个部。

奥勃朗斯基来到了官厅，以他那惯有的态度随意地、有分寸地与各色人打招呼，以没有拘束的亲昵语气与秘书谈公事。当听完公文正与几个同僚谈论某个案件时，看门人来报告，有人闯进来要见他。

来的人是列文，是他从小的同伴和朋友。他们性格不同，志趣各异，却感情深厚。

奥勃朗斯基约列文一起吃饭，列文婉言谢绝了，却以竭力克制着的腼腆而又尴尬的神情问出了这样一句话：“谢尔巴茨基一家怎么样？没有什么新情况吧？”奥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听了他的



问话脸上微微一笑，眼睛里闪出了愉快的光芒。他告诉列文，可以在四五点钟时到动物园溜冰场去，吉娣在那里溜冰。列文高兴得转身就走。

二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彼此友谊深厚。列文与陶丽和吉娣的哥哥是同学。列文从小失去父母，在谢尔巴茨基家里看到了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生活，特别是他们家的姑娘，在列文眼里都披着一层诗意盎然的神秘纱幕。他觉得他一定要在她们姐妹中间爱上一个，在大学时代，他差点爱上陶丽，大学毕业时，他觉得该爱上二小姐娜塔丽雅。可是她们都出嫁了。今年冬天又来莫斯科时，他才明白这三姐妹中真正应该爱的是哪一个。可是他又觉得这事没有希望，他觉得照社交界看来，自己是个地主，只会养养牛，打打大鹑，盖盖仓库，毫无出息，是根本配不上迷人的吉娣的。

尽管列文很自卑，内心惴惴不安，仍然强按着怦怦心跳，在四点钟时坐上马车到动物园去了。

这是一个严寒而晴朗的日子。他沿着小径向溜冰场走去，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激动，要镇定，你激动什么呀？安静些，傻东西！”他走到了溜冰场边上，一下子就

就从人群中认出她来，就像从荨麻中找出玫瑰花一样。一切因她而生辉。他觉得她所在的地方是不可接近的。

圣地。

她也认出列文来了,微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她比他所想象的还要美。她那少女秀美的肩上灵活地转动着那淡黄头发的玲珑脑袋,再加上她孩子气的开朗善良的面貌,使她显得额外妩媚动人。她脸上天真无邪的神气,配上她苗条的身材,具有一种超凡的魅力,深深留在他的心坎里。

在溜冰结束时,列文见到了吉娣的母亲公爵夫人,她对列文冷冷地说:“我们仍旧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您要是能来,我们很高兴。”母亲的这种冷淡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她忍不住想弥补一下,就回过头来,笑盈盈地对他说了一声:“再见!”

这时候,奥勃朗斯基走进了动物园,挽住列文的手臂邀他一起去吃晚饭。

他们来到了一个英国饭馆,边吃边谈天。奥勃朗斯基告诉列文:陶丽在婚姻问题上有未卜先知的本领,这会儿她赞成列文。列文忙问:“你这话怎么说?”奥勃朗斯基说:“是这样的,她不仅喜欢你,她还说吉娣一定会做你的妻子。”列文一听到这话,立即笑逐颜开,感动得几乎要落泪。

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矫健的步伐在小房间里来回地踱,眨眨眼睛,免得人家看见他的眼泪。当他又回到桌旁坐下时说:“我太幸福了,简直疯了。但是有一件事太可怕……可怕的是,如今我们都有了年纪,以前我

们都有过……不是爱情，而是罪孽……可如今我们忽然要同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接近。这太可憎了，因此不能不觉得自己高攀不上。”

“喂，你并没有多少罪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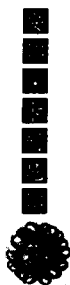
“咳，还是有的，”列文说，“毕竟还是有的，‘我嫌恶地回顾我的生活，我战栗，我诅咒，我痛恨自己……就是这样。’接着又说：‘我唯一的安慰就是想到我喜爱的那句祷告：‘不是我可以赎罪，而是凭你的慈爱饶恕我。’也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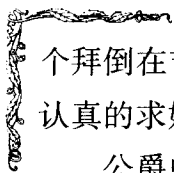
在他们沉默了一阵之后，奥勃朗斯基告诉列文：有一个叫伏伦斯基的人是列文的情敌。列文一听，脸色顿时变了。奥勃朗斯基告诉列文：“伏伦斯基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非常有钱，人又长得漂亮，交游又广。他在担任宫廷武官，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小子，而且很有教养，又很聪明，是个前程远大的人物。”列文皱起眉头，默不做声。

奥勃朗斯基劝列文无论如何要抓紧解决：“明天一早正式去求婚，愿上帝保佑你……”

三

吉娣·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今年才十八岁。冬天里，她第一次进入社交界。她在交际场中获得的成功超过她的两位姐姐。不仅涉足莫斯科舞会的青年几乎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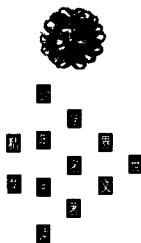


个拜倒在吉娣脚下,而且在这第一个冬天就出现了两个认真的求婚者:列文和伏伦斯基。

公爵中意列文,认为他配吉娣再合适也没有了。但在吉娣母亲看来,列文同伏伦斯基是怎么也不能相比的。她不喜欢列文偏激而古怪的议论,不喜欢他在交际场所表现出来的笨拙行为,不喜欢他整天同牲口和农民打交道的那种她认为的粗野的乡下生活。而伏伦斯基却能使吉娣母亲的愿望全部得到满足。他很有钱,又很聪明,家庭出身好,当上了宫廷武官,前程似锦。而今天,列文的出现更增添了她的焦虑。她唯恐列文的到来会使这桩眼看就要成功的好事受到影响,横生波折。

在吃过晚饭到晚会开始前的这段时间里,吉娣的心情就像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她的心怦怦直跳,头脑里思潮翻腾。她想到列文就觉得愉快。可是一想到伏伦斯基,却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尽管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和他在一起,仿佛有一点矫揉造作,但不在他那一边——他是诚挚可爱的——而是在自己这一边。同列文在一起,却觉得十分自在。

七点半钟,她刚走进客厅,仆人就来通报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列文到。”吉娣感到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心里。现在她断定,他之所以来得早,就是为了要同她单独见面,以便向她求婚。直到此刻,她才看到事情的另一面,才明白事情并不是仅仅涉及到她一个人,——她爱的是哪一个——在这选择的一分钟里,她



将使其中一个可爱的人感到屈辱,可是没办法,她必须这样做。

她听到了脚步声,他来了。看见他那强壮而又拘谨的身影和那双紧盯着她的明亮的眼睛,她向他伸出一只手,仿佛在请求他宽恕。

“看样子我来得太早了。”他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客厅,说。他看到了他的愿望已经达到,没有谁会妨碍他向她开口,脸色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不过,我就是想同您单独见面,”他开口说,“我想说……我想说……我来是为了……为了要您做我的妻子!”他嗫嚅地说,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不过,他觉得最可怕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就住了口,对她望了望。

吉娣眼睛避开他,重重地喘着气。她兴奋极了,心里洋溢着幸福感。但在这一刹那,她想起了伏伦斯基。她抬起她那双诚实明亮的眼睛望着列文,慌忙回答:“这不可能……请您原谅……”

列文的眼睛避开了她,绝望地说:“不可能有别的结果。”他站了起来,鞠了一躬想走。

就在这当儿,公爵夫人进来了,她一看目前这情景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赞美上帝,她拒绝他了。”

这时,又有客人来了。客人中有一位军官。“这一定是伏伦斯基。”列文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对吉娣望了望。吉娣瞥了伏伦斯基一眼,又回头瞅了一下列文。单从她那情不自禁地闪出光芒的眼睛,列文就看出,她

爱的正是这人。

本来准备离开晚会的列文这时不管是否合适,要留下来,因为他需要知道吉娣所爱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有些人一遇到情敌,就立刻抹煞他的一切优点,但有些人正好相反,他们最希望在幸运的情敌身上发现胜过自己的地方,并且要忍住揪心的剧痛,一味寻找对方的长处。列文属于后一种人。不过他要在伏伦斯基身上找出他的长处和迷人的地方并不困难。伏伦斯基个儿不高,体格强壮、黑发、相貌端正英俊,性格沉着刚毅而又和蔼可亲。从他的面孔到身材,从他剪得短短的黑发、刮得光光的下巴到宽舒的崭新军服,一切都显得落落大方,雅致洒脱。

当公爵夫人将他们俩互相作了介绍之后,老公爵走进了客厅。一进来,他就招呼列文,亲切地与他拥抱,对他说话时一会儿用“您”,一会儿用“你”。但在伏伦斯基向他鞠躬时却态度十分冷淡。伏伦斯基用惊奇的眼睛望望公爵,接着微微一笑,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谈起下星期将要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来。

列文趁此机会悄悄溜了出去。这天晚上给他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是吉娣回答伏伦斯基问她参加舞会一事时那张幸福的笑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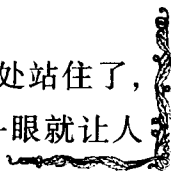
四

伏伦斯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个社交界红极一时的人物，特别是在丈夫去世后的孀居生活中，有过许多风流韵事，在社交界闹得沸沸扬扬。他自己是在贵胄军官学校教育下成长的。毕业后，在彼得堡的社交圈子以外经历了奢侈放荡的生活。如今在莫斯科初次尝到了同一位纯洁可爱而又倾心于他的上流社会姑娘接近的乐趣。他不知道他对待吉娣的这种行为有一个特殊的叫法，叫做“不想结婚而勾引姑娘”。虽然结婚这件事在他永远是无法想象的，他也不喜欢家庭生活，但玩腻了各种娱乐场所的他感到吉娣的爱情是多么可爱、多么淳朴、多么使人心醉，他觉得自己也变得好了。因此从谢尔巴茨基家里出来后，他不打算去任何地方玩，径直走向旅社，安宁地熟睡了。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伏伦斯基坐车到彼得堡车站去接他母亲。他在车站大台阶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勃朗斯基。奥勃朗斯基在等待坐同一班车来的妹妹。

列车进站了，身子矫捷的列车员不等车停就吹着哨子跳下来，对伏伦斯基说：“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在这个车厢里。”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登上车厢，在入口处站住了，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这位太太的外表一眼就让人



看出是上流社会的妇女。伏伦斯基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他转过身去看她,她也向他回过头来。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闪闪发亮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在这短短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她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那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她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她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她的意志,又在她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

伏伦斯基走进车厢,见到了他的母亲,嘴里在向母亲问着平安;耳朵不由自主地倾听门外刚才那位太太正与旁人在说话。这时,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向那位太太询问:“怎么样,找到哥哥了吗?”伏伦斯基这才想起,她就是奥勃朗斯基要接的妹妹——卡列宁夫人。并且,两位太太同在一个车厢,彼此已经熟悉了。

伏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将奥勃朗斯基招呼来了。看着这位太太以一种令他吃惊的果断而又优美的动作吻着她哥哥,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微笑着。

当他们走出车厢时,忽然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从他们身边跑过,显然出了什么事。伏伦斯基同奥勃朗斯基跟着人群去打听,知道了是一个工人,没有听见火车倒

